



小朋友文庫

第一輯

南洋旅行記

(一)

史地類 高級 863.1
GP16



標商冊註



中華書局

PDG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發行

南洋旅行記(一)(全一册)



有者不准翻印

編者 羅井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定價銀二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八九一九)

南洋旅行記

第一冊

目 錄

1. 夢想的南洋	一
2. 到南洋去	五
3. 碼頭稅	一〇
4. 移民廳	一八
5. 不平等待遇	二三
6. 香港	二七
7. 輪船上的生活	三二
8. 邦加的慘劇	四〇

9.	居留字	四九
10.	丹絨不綠	五四
11.	吧達維亞	五八
12.	紗籠和土人	六三
13.	洗澡和大便	六八
14.	馬來話和馬來化	七三

南洋旅行記 第一冊

一 夢想的南洋

南洋的大名，韋梅早就聽到了；南洋的遊歷，也早在韋梅的夢想裏。可是，上海離南洋很遠，父親又不能和他去，南洋又沒有朋友，那裏去得了？

『有志者，事竟成，』韋梅很相信這句話，所以，並不失望。果然，一個月之後，韋梅竟上了船，快樂的到南洋去了！

原來，這一天下午，韋梅放學回家時，走進客廳裏，忽然看見一個老人，兩個小朋友，都是他不認得的，正在和父親談天。

父親見他進來，叫道：『梅兒快來，見見陳伯父！陳伯父剛從南洋回來。』又指着兩個小朋友道：『這兩位也是從南洋來的，快去和他們玩玩，問問南洋的事情吧！』

韋梅聽了，直樂得跳了起來，和陳伯父行了禮後，便拉着兩位小朋友的手說道：『這裏悶熱，我們到後面園裏玩去！』

韋梅一邊走，一邊問道：『兩位好朋友，真是剛從南洋來的嗎？』他們都答應『是！』

韋梅便指着女的一個說道：『你的名字，我知道了，一定叫做南姐姐！』又指着男的一個道：『你的名字，我也知道，一定叫做洋弟弟！』他們姐兒倆聽了，一齊大笑道：『你不問問人家，怎麼瞎叫起名字來？』

又怎會知道人家的名字呢？』韋梅也大笑道：『你們不是從南洋來的嗎？不是一對南洋姐弟嗎？南洋姐弟，不就等於「南」姐姐「洋」弟弟嗎？』這一解說，直逗得姐弟倆肚子笑痛。

韋梅很愛講笑話，一來就是一長篇，沒個斷頭。現在他心裏一快樂，便又來了。他們走到茅亭裏，靠着欄杆，剛剛坐定，韋梅便開話匣子（留聲機）似的說道：『南姐姐，洋弟弟！』接下去道：『南姐姐，洋弟弟！我知道：南洋一定天天刮南風；南洋的太陽，一定從南方出來；南洋的水，一定都往南流；南洋的房子，一定都向南；南洋的樹木，一定只有楠木與「楊

柳」和洋松；南洋人歡喜用藍水寫字，穿「藍」色衣服，用「藍」色木器，乘「藍」色汽車，因為「藍」「南」同音呀！

剛說到這裏，用人送上涼茶來，韋梅便又指着茶說道：「南姐姐，洋弟弟！我知道：南洋的茶，一定時時刻刻都是燙的，決不會涼，因為天氣很熱！」

姐弟倆實在笑得够了，掏出手巾來，擦了擦汗，然後說道：「好熱的天氣！南洋可不像這樣。」韋梅急忙問道：「南洋怎樣？至少比這裏熱過百倍吧？寒暑表裏的水銀柱，熱得變成開水；屋子裏的櫈子，坐下去會將屁股燙出泡來吧？」姐姐聽了，知道他好開玩笑，便也湊着熱鬧說：「可不」

是！南洋熱起來時，太陽下的石獅子會淌汗；照相館裏的照片要吃冰淇淋；人在馬路上走，會被太陽晒成灰，被風吹得無影無踪，晚上才能回家睡覺！』

韋梅截住道：『南姐姐說得太荒唐了，人既變成了灰，被風吹散了，怎又能回家睡覺！』姐姐笑道：『你說的一大堆，不荒唐嗎？別胡鬧了。我們到南洋去不過三年，也不大清楚；你要知道南洋的情形，還是問我們爸爸好。他在南洋幾十年，頂熟悉，又頂會講，頂愛小朋友，還是去問他吧。』

二 到南洋去

走。這時陳伯父正洗過澡，躺在籐椅上，和爸爸閒談，韋梅一

見，便纏着他，要他即刻講南洋的故事。他打了一個呵欠道：『我有點困倦了，現在不能講；你要是性急，還不如叫菊妹先講一點，讓我在旁邊聽聽，講錯了，我再來改正。阿英也會講呢。』

「南姐姐」叫做菊妹，韋梅這才知道，也就改過口來叫他菊姐姐，求他談談南洋。

菊妹皺眉道：『叫我從那裏講起呢？好吧，就和背書一般，從第一課背起吧。前年冬天，爸爸回家還住不滿兩年，又要到南洋去，順便將我和英弟也帶去。我們知道了，好不高興！』

『爸爸原說十一月一日動身，但是，十一月二日還待

在家裏，弄得我們白忙了幾天。爲甚麼不走呢？原來有一張甚麼字沒有弄好。爸爸說，這張字叫做「護照」，凡是「過番」——（這是我們廣東嘉應州的話，就是出洋的意思，你一定不懂。）

的人，必定要領到這張東西，才可以出境，可以在外國上岸。在這張東西上面，要寫明：姓甚名誰？那裏人？多少歲？到甚麼地方去？有甚麼職業？兒女幾多？還要貼一張本人的照片。這東西是外交部發給的，每張要交幾塊錢。爲甚麼定要用這東西呢？因爲，有這個東西，到外國去了，本國政府便可保護你；外國政府也知道你是一個規矩的人，不敢隨便虐待你。這東西還沒有領到，所以我們不能就動身。」

陳伯父聽到這裏，插嘴道：「我國從前本沒有護照，凡

是出洋的人，愛去就去，政府從來不管。全世界地方，隨便那裏都有中國人，他們多半都是自由去的，沒有政府的保護。從前清朝的時候，不但不保護，反而禁止出洋，不認出洋的人爲中國人。記得，日本人佔了台灣不久，那裏的中國人不服，起來反對日本人。日本打一個電報到我國，問我國政府怎麼辦。你猜，我國政府怎樣回答？真是混帳極了！他們回答說：「這些都是我國的壞人，我國政府不管！」日本得到了這回答，冷笑一聲，毫不客氣的，將這些中國人，殺個「一乾二淨」。

「別國裏的人，隨便到那裏，都少不了一張護照。有了護照，就誰也不敢隨意欺侮了。你瞧，像庚子年那回事一般，

我國人殺了一個外國教士，便闖下了滔天大禍，八國聯軍到我國來。人家對自己的人民，是怎樣的盡力保護呀！本來，國家是人民建立的，國家不保護人民，誰還能保護？中國人是最會冒險的，最能獨立奮鬥的民族，所以沒有政府保護，也能走遍天下，佈滿全球。假如政府稍微提倡一下，海外的中國人，決不止現在這一點點呢！』

韋梅這時聽了這種話，已不如剛才的儘玩笑了。菊妹看了他的神氣，說道：『提起來，可氣的事多着呢！不會出外的人，天天住在國內，那知僑胞的苦痛？遠的不說，單說到南洋去，一路上，到達後，真有說不盡的羞，數不盡的辱，受不了的苦。中國人好比無國的人，走到那裏，那裏都瞧不起，那裏

都沒有地位；東洋、西洋、南洋、情形都是一樣的。豈但沒有地位，將來恐怕站都不許站一下呢！』

韋梅聽了，不覺呆了。

三 碼頭稅

菊妹歇了一下，接下去說：『過了三天，我們的護照辦好了，船票也買好了，本可以動身了，不料依舊走不動！爸爸說，碼頭稅還不够，所以還不能走。』

『碼頭稅是甚麼東西呢？爸爸說：我國人到南洋去，除了新嘉坡外，別的地方，像爪哇呀，斐律濱呀，暹羅呀，到達的時候，都要交一點錢，才准許入境，這錢就叫做碼頭稅。』

韋梅轉過來問陳伯父道：『陳伯父！入境怎麼還要給

錢？外國人到我國來，也得給碼頭稅嗎？」

陳伯父道：「剛才菊妹不說過嗎？中國人好像無國之人，那裏都沒有地位；外國人到中國來，恰好相反。他們在本國的時候，彼此平等，誰也不能對誰擺架子，使神氣；可是，一到了中國，隨你是甚麼下等外國人，也神氣十足，架子很大，好比老虎進了羊羣一般，威風得了不得了。你想，老虎進了羊羣，羊敢向他要碼頭稅嗎？不要說碼頭稅，恐怕連護照都不敢查問！說不定他是一個小偷兒，我國人還以為他是一位洋大人！」

『中國人到外國可不然：沒有護照，不許上岸；眼睛有點毛病，不許上岸（這是美國的惡規矩）；沒有碼頭稅，不許上

岸；沒有熟人擔保，不許上岸；入境的手續，夠麻煩呢！

『我們走的地方，是荷屬南洋的爪哇，等我把那邊的情形，詳詳細細的告訴你；你不嫌乏味吧？』

『南洋地方，從前原來很荒涼，樹木山石，雜亂不堪，沒有一點用處。自從中國人去了之後，拿出刻苦耐勞的本領來，把各處地方收拾清楚，把各處荒地開成良田，把各地道路溝通，建橋架屋，頓然變成了居留的好地方。外國人看了，着實佩服，便決定利用中國人，給他們一開天闢地。』

『荷屬地方，當初也是這樣的情形，所以當初的荷蘭人，都很歡迎中國人前去。但這種事究竟是危險的苦事，所以誰都不大肯幹。荷蘭人看見中國人不肯去，便用詭計，派